

杰克航海记

傑克航海記



中國圖書公司印行

代售處上海及各省市商務印書館

國學扶輪出版社

上海中國圖書公司發行

香豔叢書

全八十册
定價十六元

是書選擇歷來閨秀邦媛之趣史。香草美人之騷怨。間及宮闈瑣事詞苑叢談。有關一代人文之盛衰者。靡不借鈔祕本。彙集成册。莊諧俱妙。情文相生。各類文體。亦落落大方。纖不傷雅。既堪爲遣興之資。復可得作文之助。分爲二十集。共訂八十册。誠香豔書中之大觀也。

圖四

中華民國六年六月初版

(傑克航海記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蘭 溪 閒 人

發行者 中國圖書公司 和 記

印刷所 上海四馬路東首二十一號 中國圖書公司 和 記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M字四百八十三號 中國圖書公司 和 記

分售處 中國圖書公司 和 記 各省支店

寄售處 上海商務印書館 各省分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敘

是書爲英國海軍中人所著故述海軍事頗詳以老人哲學家亦色入手述其持平權思想不合於世其子傑克欲繼父之志而在在見侮於人乃云不容於陸欲覓諸海以見人世之險毒奸慝其意亦可傷矣然傑克復與人辨論真理其是非結果每以老拳判斷之然則平權者憑拳也以撒爾遜種人素侘其公德而其實際乃出於此則作者之意亦可知矣是書結構章法雖無迭更司司噶德諸名家之恢奇燦爛而其滑稽諧謔之處亦頗足所笑愚秋間來游京師遇同鄉蔡君子玉約譯小說託友人代覓是書以暇譯出筆墨自不足觀然略可知英國海軍情形云爾蘭溪閒人識於蒼虬閣

傑克航海記

第一章

林肯的墨斯亦色先生。粹然儒流。居於海普夏鴉。已成家室。境遇甚裕。人生世上。須知造家亦非難事。而永遠能承續與否。則殊非計算所能得者。亦色先生瀕老。尙無子嗣。常引爲至戚。其思襁褓中物。如貪人茫然求珍異。如是者且十年。久之此念亦漸灰冷。西克士披爾嘗言。哲學雖不能醫病。實解脫傷心人之良藥。故亦色無事。每喜研究之。惟有時率然而言。或並不知意向所在。其論及人之權利平等。則云凡人。之生。必應得其固有之一分。是無他。卽六尺息壤。人莫能與之爭奪也。其講哲學類此。故樂聞之者甚鮮。而相與往來者。皆素封之家。每逢飲釀。議論風發。人無與辯者。平時嘗與其夫人講哲學。雖明知夫人未甚了了。顧樂道之勿衰。夫人則不問其所講何義。輒虛與委蛇。以全其天倫之樂趣。有時二人因事稍歧所見。彼此皆能遜諒。

卽或偶至爭執。不久卽冰釋。顧夫人性情頗疏略。十事之中。九不顧問。常付諸自然。以是伉儷間常啓釁。及亦色稍讓。彼亦不加苛求。故亦色嘗贊其夫人賢。且謂女子有清靜之德。卽屬家室之福。其對於夫人之恕辭。大率類是。夫人歸亦色十一年。居常怏怏。每無意晨餐。他人頗爲猜疑。亦色獨否。蓋亦色每思名譽當傳。惟得一繼續之人。則殊非易易。夫人秉數至奇。其數或等於無。卽加減乘除之。亦難變易。夫人以深默之態對其夫者。殆自信其坎坷耳。一日亦色先生注視其夫人。若有極怪異之事者。睜其目。彈其指如熊在熱地跳躍。惟熊之跳躍爲痛苦。而亦色則出諸快樂。快樂者何。亦色夫人之嘉候已到。卽西克士披爾所云。女子所受之快刑是也。夫人痛苦時。亦色則對之大笑。若他人受苦。已得幸免以爲快樂者。又若哲學家之行逕。固應如是者。頃之。夫人贈一可愛之嬰兒於夫前。此嬰兒卽吾對諸君所欲述之英雄也。

第二章

夫人臨蓐後四月。亦色坐於牀側之搖椅。向夫人問曰。此兒當錫以何名。夫人曰。名乎。吾意以君名名之何如。亦色曰。夫人。吾意殊不願。人皆專名。吾獨否。蓋吾名在名簿中爲最庸陋者。不忍重辱此兒也。夫人曰。亦色先生。此何故。亦色曰。此吾與兒皆有關係。設將林肯的墨斯俱寫出則太長。獨標林肯二字又近俗。且父子皆名林肯。人必以老小別之。殊不妥耳。夫人曰。誠如是。吾更爲之名。亦色曰。卿爲之名甚善。惟求不背吾曩所述之意斯可矣。夫人曰。亦色先生。吾思將吾父之名名此兒爲越伯特。何如。亦色曰。夫人喜此名之可也。有頃。復語夫人曰。適汝所名。有一礙難之事。夫人問故。亦色曰。越伯特名固佳。第恐人誤呼爲巴譜耳。夫人曰。有是乎。亦色曰。是何疑。卿忘鄉間羊所踐之草地乎。夫人曰。羊與名。有何關係。亦色曰。噫。女子每不慮遠。羊與巴譜名。乃極有關係者也。小兒出門。每至田間遊戲。將來卿如思念。卽呼之歸。若不見小兒。則所見何物乎。恐至少當有十數頭之狗。跳躍卿之左右。以應此佳名。且搖其得意之尾矣。夫人。此卽吾頃所云礙難之處。如此佳兒。乃名儕於獸。短呼之。

爲村狗。寧能愜然。夫人可爲更易之。夫人曰。然則宜名爲何。亦色曰。夫人。吾爲思一名。名爲約翰。如何。夫人曰。否否。此名太常。亦色曰。吾所取者。正以其常。此名出於聖經。前此有十餘教皇。皆名約翰。又爲各國皇家所常用。無數之皇帝。亦有名約翰者。此名短讀之。知有尊嚴之意。蘊乎其中。夫人曰。亦色先生。言良是。但恐人將呼爲傑克耳。亦色曰。洵如是亦佳。許多名士。亦名傑克。有傑克佳。因得開來。有傑克冰斯桃克。尙有傑克。……夫人不待其詞畢。卽曰。有傑克斯不來得。亦色曰。夫人。有傑克開得。係一叛亂之首。尙有一出名之內革羅人。名三指傑克。尙有傑克福爾斯得夫。爲一極聰穎公平之人。吾甚願以此名名之。夫人曰。君苟喜此名者。卽依君意。名兒爲約翰可也。亦色曰。否否。仍請夫人自定之。此時夫人疲憊。不能多言。卽曰。我讓君。君亦讓我。何時可定。是兒當徇君意。名以約翰。亦色曰。曩每語卿。卿意輒與吾合。今此名亦然。吾二人旣表同情。此事卽定。夫人曰。亦色先生。吾倦怠思睡。不能多言。亦色曰。凡事任卿意行。吾以從卿爲至樂也。吾亦欲往花園散步。行再相見。夫人未答。

亦色卽離室去。讀者當知此兒明日已名爲約翰矣。

第三章

讀此書。知前兩章至短。後幅必長。蓋小兒之事甚難紀述。非追憶吾幼時之景象。不足以彷彿之。約翰初生。日飲牛乳。食畢卽睡。睡起復食。每早啼哭如鷄鳴。沐浴時亦然。見燭則注目不瞬。見風則縐眉作畏縮狀。如此快樂無災。已逾六月。夫人不善撫育。思僱一乳母。特囑醫生米得而屯覓之。以醫士深明小兒育養之理。如起居飲食等事。均能研究彌遺。凡爲所薦。定可信任。乃亦色先生喜講頭腦之學。及見醫生偕乳母來。因謂之曰。小兒食生人之乳。亦有關係否。又曰。小兒食乳。恐將劣性一并吸入。醫生曰。此乳母曾經試驗。敢保無虞。亦色曰。君考查乃初次。吾將行第二次試驗。夫人聞言。忽起問曰。君試驗何人耶。亦色曰。吾試驗乳母。夫人復問試驗何事。亦色曰。吾試驗其腦質。欲知其所含有何意念耳。夫人曰。毋庸。彼今晚來。吾當細詢之。因問醫生曰。密斯脫米得而屯。此人果何如乎。醫生曰。夫人。吾知之。其人身體壯健潔

淨。不然。吾亦不敢舉薦。夫人曰。其品行如何。醫生曰。品行則不詳。夫人可自考查之。但考查太苛。僱人恐不易耳。談頃。女僕報乳母已到。迨呼入。見其人強壯嚴潔。容貌樸誠而不纖巧。蓋一良婦人也。亦色呼曰。青年之婦人來前。待吾試驗爾腦質。婦人聞喚趨前行禮曰。唯。我固素喜潔淨者。時米得而屯醫生。坐於牀及睡椅之間。搓手而笑。亦色卽將婦人頭繩解開。帽取下。以手探髮際。婦人大爲驚異。亦色且摸且言曰。汝有此大骨。必有好勝之心。婦人跼蹐不安曰。唯。亦色又曰。汝狀恭敬可佳。婦人曰。謝先生獎譽。亦色曰。汝貞節之骨。固極充滿。婦人笑答曰。是。敬謝先生。米得而屯醫生。不解所謂。默思此骨或係新發明者。亦色又曰。愛護小兒之心必最盛。婦人曰。我不諳此言。亦色曰。汝但任事。吾試察之。卽顧其夫人曰。夫人吾已滿意。卿更欲問之乎。夫人曰。然。待吾細詢之。卽謂婦人曰。汝何名。婦人答曰。夫人。吾名灑越。夫人曰。嫁幾年矣。灑越曰。嫁乎。夫人曰。然。灑越答曰。夫人。語次。首漸俯至胸次。續曰。我之命運至蹇。夫人曰。如何。汝固未嫁乎。灑越曰。否。夫人駭然。謂米得而屯醫生曰。君何意。

薦此婦人。未嫁之女子。乃有小兒乎。灑越行禮曰。夫人兒甚小。亦色夫人益驚曰。甚小乎。灑越曰。然。夫人兒極小。產不久卽殤。亦色夫人問米得而屯醫生曰。君薦此婦人。果何意耶。醫生自椅起立。答曰。夫人爲照料夫人之小兒。僅能得此一人。若不合意。則小兒性命難保。今夫人乃欲僱一已婚之婦人。不知已婚之婦。固不忍捨己之子。夫人當聞亦色先生之言。小兒性情。必視所食之滋養品如何。若食已婚婦人之乳。恐大有所傷。蓋已婚之婦。捨己兒而乳人子。但有謀利之心。而無慈愛之心矣。此青年女子。性情樸誠。實所難得。祇以用情過摯。遂致蹇運。實則良善之女子也。亦色應曰。君言良是。其頭腦卽可爲證。乃一貞節之美女。又能性情溫柔。信仰宗教。其餘佳處甚多。夫人曰。亦色先生。吾意頭腦固可證其非惡。而品行則恐難知之。若何。醫生曰。夫人。請毋過慮。此女子至當也。灑越亦曰。夫人。我已殤小兒。大亦倣此。使我得哺此兒。宜無不合者。時先僱之乳母亦在側聞言。卽曰。夫人。且使試抱之。時兒正以小拳塞滿口中。米得而屯醫生亦曰。可。灑越乃就抱約翰亦色。約翰亦色入灑越懷。

中遂以小手緊握灑越衣襟不釋。灑越曰。飢甚。可憐兒。喉中作嗽矣。亦色夫人由牀上躍起至小兒前。頗懷媚疾之意。一若珍貝爲人所奪者。繼又思合小兒之意。何所不可。卽亦釋然。約翰旣飽飲乳汁。卽安然睡去。斯時亦色夫人。心甚安適。愛兒之心。勝而疑忌之念去。卽定議用灑越矣。約翰亦色生未六月。卽能遊戲。食灑越乳。恭敬貞節之德。皆未吸入。惟見物卽攫。有時握雞雛至斃。又或披母面。搗父髮。以快其心。而其父母。則猶以爲天下最佳者。無過此兒也。

第四章

約翰爲兒時。旣不和靜。稍長益任性逕行。一日亦色忽以僕馬接米得而屯。醫生至林山。林山爲亦色住所。醫生甫至。而約翰方以弄刀割傷大指。一家惶懼。亦色徘徊于室。心大不安。夫人亦驚悸而暈。久之始醒。女僕圍伺。家中人人恐慌。一似巨禍臨門者。乃約翰傷口旣裹。便忘其痛。卽以櫻桃擺動爲戲。復以口承之。米得而屯入門時。見約翰在諸人中。安穩沈靜。似絕不知衆人擾擾爲何事者。卽謂之曰。小人何事。

亦色夫人卽引手指約翰。謂米得而屯醫生曰。其手爲刃所傷。吾恐其筋絡已斷。將來能不牽及牙骨否。醫生乃執視其手。約翰意良不屬。右手仍弄櫻桃不釋。醫生視畢。問夫人。家中有膏藥否。夫人曰。有之。卽顧馬利亞。灑越曰。速往取膏藥來。越數秒鐘。灑越前持膏藥。馬利亞持剪。隨後俱至。米得而屯醫生將膏藥黏於傷處。曰。夫人放心。吾可保無他。夫人卽授一格令於醫生手。曰。吾卽將小兒送至樓上安息可乎。醫生曰。是亦不必。但不令啼哭可矣。夫人聞言。卽向約翰曰。愛兒來前。曾聞米得而屯醫生所言乎。約翰曰。唯。聞之。夫人曰。我愛之約翰來。時約翰意在櫻桃。故不答。灑越曰。約翰主人來。約翰叱曰。灑越。爾去。亦色夫人復以至親愛之聲呼之曰。吾愛之約翰行乎。約翰曰。我欲往花園折櫻桃。夫人曰。愛兒來。吾亦至花園。約翰卽由椅上躍下。以手牽其母而行。此時亦色大樂。卽曰。可愛可喜之兒。爾可先往。少時米得而屯先生亦欲往折櫻桃也。於是亦色夫人約翰灑越馬利亞相將同往花園。僅餘米得而屯及亦色二人。留於座間。亦色先生逢此等事。每樂靜觀。至米得而屯醫生者。

實一極聰明之人。不喜貪鄙。頃得一格令。爲意滋足。惟其時日至可寶貴。一刻千金。絕鮮暇晷。幸是日無多事。故不覺坐久。常見約翰亦色。勇敢有決斷。天性率直。大有父風。但其母姑息。甚恐爲所誤。此時因夫人他往。卽移一椅坐近亦色。問曰。亦色先生無意將兒送入學堂讀書乎。亦色見問。卽翹其右足。以雙手據膝從容言曰。米得而屯先生。君言良是。惟今日小兒入學。有一極大阻礙之事。卽學校教育。不但與天賦人權相反。而與平常之見識決斷。皆甚違背。夏楚酷毒。猶不知止。且損害社會之公道。將小兒尊貴之心。降至極卑賤之域。夫兒童入學之宗旨。乃欲得良教育也。而彼恆以惡色惡聲對待學子。時復加以暴虐。如此。而欲兒童之獲益。其可得乎。其尤謬者。卽首用凶刑。凌虐兒童。奪其天賦之人權。挫其平等自由之思想。致令兒童活潑之天趣。純然毀滅。而奴隸根性。於以養成。吾目擊其弊。故不願吾兒入學也。言畢。仰臥椅中。思頃間所言。充沛有理。意頗自得。米得而屯醫生知亦色之爲人。俟其詞畢。乃言曰。君所論固善。但未慮及不使受教。則惡習更易侵染。惟教育可定趨向。除

惡性。即使稍用鞭笞。而小兒能伸能縮。先得教育之根本。後乃益之以薰陶。方有成人之望。入學一事。又烏可廢也。亦色叉手答曰。無論如何。吾當自教之。米得而屯醫生曰。亦色先生。君之學問。吾最信服。但不免有難處耳。吾直言。君勿怪。君之夫人。愛此小兒。盡屬姑息。實與君大相違背。姑息之下。則此兒必不肯聽父母之言。而生其順從之心。君又何能誘導之乎。亦色曰。此節固難。顧其母卽柔弱。吾爲父之剛嚴。可以勝之。米得而屯醫生曰。果能勝之乎。以吾觀之。則不能。亦色曰。卽不能。吾必使之聽從。不然。吾卽欲……語未畢。復易詞謂醫生曰。君何故曰不能。米得而屯醫生忍笑答曰。君必籌一策。有權可以管束之者庶可。至以吾意言之。此小兒以其母爲護符。君乃苛待。異日必滋怨恨。雖長成。恐亦不聽君之教訓。若然。則君所言之難處。其何以免。蓋此兒若無亦色夫人之姑息。必能聆君之教訓。夫亦何須他求者。至於教師。則吾所識者。亦皆不喜用嚴刑也。亦色先生凝思曰。君言致足深思。吾何嘗不知夫人姑息。以致是兒不受約束。不聽吾言。若君友不喜用夏楚者。吾卽將約翰送

往以啓其蒙。此時醫生游說亦色。既達其旨。乃讚嘆而去。一日醫生由教師處持一函來。中述夏楚已不復施等語。擬示亦色夫人。時夫人正與亦色同坐飲茶。亦色得間。卽述及約翰入學事。夫人大驚曰。爾何言。約翰入學堂耶。此小兒卽欲令之入學堂乎。亦色曰。然。兒年九歲。正讀書時也。夫人曰。吾已教兒識字。言出恐不見信。欲有證之者。因顧灑越曰。然否。灑越曰。夫人之言是也。昨日曾讀字母。夫人曰。亦色先生。君腦中果含何意。復呼曰。約翰愛兒來。愛字母何意。汝昨日在花園曾唱之。約翰以手探桌上之糖罐曰。吾欲食糖。夫人曰。汝將愛字母認出。卽畀汝一大塊之糖。吾愛之約翰。汝何吝一認者。約翰曰。愛乃一善射者。非田雞。其音出喉。若眞確不訛者。夫人曰。亦色先生。君觀此全數之字母。彼皆讀過。言至此。又顧曰。灑越。彼不已能讀耶。灑越曰。彼能。更謂約翰曰。可愛之約翰。汝能否。約翰曰。不能。灑越曰。否。汝能之。皮字母何意。約翰答曰。是。夫人曰。亦色先生。君觀此兒識字已不少。極能順從。可愛之約翰來。此皮字母何義。約翰曰。否。糖。此時約翰已自由躍登椅上。手探糖罐取糖。亦色

夫人乃喚灑越往抱。蓋恐其將糖罐傾翻也。灑越聞言往抱。約翰仍倔強撐持。灑越乃用力抱持之。約翰怒疾轉其身。以足踢灑越之面。桌面滑潤。約翰既舉足踢出。回力甚猛。身卽隨之傾跌。觸及水壺。壺由彼面翻下。亦色先生雖疾避。而脰已爲沸湯所傷。口中責詈。驟變哲學家之態度。此時灑越急曰。夫人速來抱持約翰。口中亦責怨不休。亦色傷處疼痛。家人亦不之顧。亦色此時已不復能忍。將約翰劈手奪過。平等自由之理想。皆忘諸九霄以外。用力扑擊。毫無憐憫之心。灑越見狀。急向前來奪約翰。亦受其一掌。踉蹌地上。夫人勃然大怒。約翰號啕大哭。聲聞戶外。先似有人敲門者。至是開門往觀。見米得而屯醫生無聲無臭。探首作驚異狀。醫生固亦色約來同游說夫人者。今觀亦色所持之辯論。可不必賴其幫助。斯時約翰仰臥號啕。灑據地抱持之。夫人亦哭滾於地。其旁更有一水壺。隨之旋轉。亦色則一足駐焉。米得而屯默思。研究醫學。再無此佳會。不得已。先將亦色夫人扶於臥榻。灑越繼起。抱約翰往他室。約翰沿路啼哭。嚙咬灑越。一僕亦將水壺拾起。亦色先生躺於臥榻。喘氣